



古德清城的民间舞龙习俗，自南宋起就极其盛行，到了明清时期，德清县城的龙灯会更加热闹，每年从正月十三上灯，一直到正月十八落灯。



每年时近腊月，乾元镇附近的乡村会一点木匠和篾匠活的人聚在一起，在制灯师傅的指导下，锯木、剖竹，刨出一块块光净的板，扎成一截截圆竹筒，竹筒上饰以各种花纸，以红纸为基调就是红龙，以黄纸为基调，当然就是黄龙。龙灯胡子挂在龙下巴上，将细纱染黑，也有用彩布剪成细须……龙身动，胡子飘，十分有趣。

龙头、龙尾也以竹篾扎成，再糊上彩纸，饰以龙须、龙眼、龙眉、龙角、龙舌。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活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有多少块板，就有多少截竹筒，一块一节接成龙的身子，也就是龙骨。“板龙”气势雄伟，龙身每段用板凳面大小的木板作底座，两端凿圆孔，用一尺多长的木棒连接，即可直线行走，又可左右盘旋。龙尾扁圆呈扇形，形如一条大鱼的尾巴，“龙头摆一摆，龙尾跑下海”，意思是说龙头动一下，龙尾巴上的人不知跑多少步才能跟得上。

每条龙，数十块龙身板，一人一段举送，龙头有一人多高，要两个壮汉才能应付过来。前面领头的头扎绣巾，扎腰束

腿，手持红绸宝珠在前引龙戏舞，扭、挥、仰、俯、跑、跳，珠行龙行，珠退龙退，珠伏龙伏，珠绕龙绕……被挑选出来舞龙的，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男子汉。

那一年的闹元宵，是在二月初的一个热闹的晚上。乾元镇的街道两边已张灯结彩，那一盏盏红红的灯笼，就像是一只只熟透的柿子，迎风摆动。警察在街上维持秩序，将人群隔开，留出了一大半的街面。人们都挤在街道的两边，几乎是贴在了一起，也许是一年中最为热闹的一天。小吃店里飘出了汤圆那诱人的香味，空气中还弥漫着烟草味、香水味、人的体味，还有那淡淡的衣香犹在暗中飘散。

眼前的千年小镇，窄窄的弄堂和不太宽的老街，面貌依旧是我小时候的模样，透出一种旧时光的色泽。灰色的瓦、青灰色的砖、老旧的窗格、古朴的窗花、微微翘起的檐角，这弄堂口，老人，俚语，傍晚的槐树花香……有一种古民风的感觉。我仿佛觉得这五十多年的时光，就像是躺在一只小船里，悠悠晃晃地飘荡着。岁月变迁，时光飞逝，但我心中的小镇仍以不变的姿态保持着她那那份质朴。

这时，有一年轻女子推着一位坐轮椅的老太太，来到了我身后，我忙向边上挤了挤，留出了点空间，能让老太太看到街面。年轻女子道了一声谢谢，就俯下身子，与老太太亲热耳语，老太太乐得开怀大笑。老太太已七八十岁了，鹤发童颜，一脸恬静安详，看的出她家人的细心照料，才有那么好的气色。虽然不能自如行走，或许是晚年遗憾，然而亲身体贴照顾给她无尽的安慰，她是幸福的。此刻，她双手放在轮椅的把手上，眯着眼睛，露出微微的笑容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可能在说：“今晚真热闹啊！”

我还看见人群中一个少年差点被龙尾巴扫到，他身穿校服，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

我觉得那位少年很眼熟。看了几眼，终于明白他既不是哪个熟人的侄子，也不是哪个熟人的外孙。那瘦瘦的身材，浅浅的平头，嘴唇周围深深的绒毛，其实是我当年的模样。

我饶有兴趣地看着那少年，他那股敢于往人群堆里钻的劲，是我喜欢的。我小时候太胆小，懦弱。在这样的夜晚，出现

了几十年前的“我”，好像是一面镜子照着我，心中百感交集。眼前的大街和小弄堂都还在，可是一回首，双鬓已斑白。

我朝他招招手：“喂——”他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在问：我们熟吗？

“你是不是乾元的？”

“是啊！”他一脸的不耐烦，转身想走。但不知往哪个方向的人群里钻，正犹豫不决。我真想跟他说：小子，看准方向，别走弯路，不要浪费光阴……但不知从何说起。转念一想，孩子是不在乎时光流逝的，在他们眼里，岁月是无穷无尽的。倘若时光倒流四十年，有个陌生人跟我说，理想、人生……我会信吗？

我朝他挥挥手。他还是转过头来，眨眨眼，不明白我的意思。

这时，传来了锣鼓声、掌声、喝彩声，一浪高过一浪！宝珠光影闪动，金碧辉煌的龙头、龙尾时分时合，近看似火龙翻滚，远望如满天流星……

刘卫东



晚间天边的月一日圆似一日，并愈加皎洁起来，新的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即将到来。于是，稼轩的那首《青玉案·元夕》总会不经意地浮现：“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……”就像我心中尘封的一扇雕花古木门，每到烟花散尽时节，才会轻轻推开。

细算起来忽然有些愕然，竟然已有二十多年不见鱼龙舞。但那些铿锵喧天的锣鼓，那些人声鼎沸的喧哗，那些火树银花的街市，宛如昨夜。很多年以前，不爱凑热闹的我却总是会在元宵节这一天挤进熙攘的人群中，跟随着长长的舞龙灯队伍，看烟火最后的璀璨，灯火最后的阑珊，也许还有一丝蓦然回首的期待。因为那一晚预示着新年的结束，预示着心中的期待又得持续三百多个日夜，那一晚，有兴奋，有浪漫，还有喧嚣过后的寂寥和遗憾。

明代阎尔梅在《丙午元宵》中写道：“八宝龙灯舞万回，灯光灼璨百花台。”煞然夺目的舞龙让人心驰神往，儿时轮番在浙南和浙中过元宵节，板凳龙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元宵记忆。虽然同为板凳龙，两地却各有特色，浙南的板凳龙造型各异让人眼花缭乱，而浙中的板凳龙以长度和气势创下记录。正月初一过，板凳龙的制作就开始了，龙头气势磅礴，制作极为讲究，硕大的口或张或闭，张时利牙外露，红舌翻卷，龙须上扬，双目炯炯有神，龙角直指天际，威严霸气无比。龙头专门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打造，毛坯外也采取安全措施，以免熊孩子捣乱。龙身则以板凳连接而成，但并非取自家用板凳随意连接，而是将板凳改制为只有凳面或仅剩一只凳腿，并且在凳的尾端凿出一个洞，如此前一条板凳的凳腿刚好可以插入这个洞内，于是一条条板凳便相连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板凳龙，板凳上摆上形态各异的花灯，入夜亮灯时便是一条飞舞流火的巨龙。每条龙以各村或宗族为组织单位，每个家庭分到一条指定板凳，舞者也是各家各户选派。据说如今最长的板凳龙长达5.5公里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元宵节前板凳龙会小试牛刀，先预热起舞，每次簇拥者众，欢天喜地，相互调侃，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正式开舞，场面异常隆重，前有德高望重的老人提香开路，后有年富力强的锦旗队压阵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旗随风动，人潮汹涌。如果以为舞龙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由于龙的长度达百米之余，每当有突发情况，龙头或其中一节龙身想要停下来时，其他节段未及时收到指令，就会因为惯性被扯着行进，每年都有因为事故而导致龙身失控断裂或人员受伤的情况，看似最安全的小小的龙尾实则最难控制，常常是最壮实的汉子压阵才能把控。但是板凳龙从没有因为频出状况而停止欢舞，它蜿蜒盘旋，翻腾跳跃，令人陷入狂欢。

很多年的元宵夜，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一位哥哥，他家与我老家宅相连，如同两兄弟的两间屋，虽然我们同一姓氏，但其实并非亲戚，或者几百年前曾有渊源。温文尔雅的隔壁哥哥长着一对酒窝，像极了张智霖，笑容充满了治愈。他带着我去野外摘各种野果，讲他淘气的趣事，元宵节他家上场的舞者永远是他。他告诉我，舞龙可以行云布雨、消灾降福，舞龙的人可以平安快乐，舞龙既要体力耐力，也要讲求技巧，于是他专门拜师学艺。那一晚，我惊讶地发现他舞的竟然是龙头，轻捷矫健，气势勇猛，帅气逼人，我在人群中拍红了手，仿佛看见腾云驾雾的真龙下凡，恍若隔世。那晚他舞完龙灯回家已是深夜，次日我要回程，于是我们聊到清晨，他送给我一套他珍爱的邮票，从此别后天涯，他与板凳龙都在我的记忆里尘封。

若干年后有一日，堂兄来康城，聊起家乡故人，得知哥哥事业风生水起。堂兄给我一个电话号码，是哥哥托堂兄传话给我，让我打电话给他，一时间我无语，只记得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中除了“一夜鱼龙舞”，更有那句：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# 一夜鱼龙舞

青苔



## 唤醒记忆的童年味道

康霞

前几日刷抖音，看到一款黄米汤圆，一个个黄澄澄的，像是剥了皮的枇杷，在水中沉沉浮浮，煞是好看，当时只是稀奇。后去超市一看，才发现黄米汤圆已成了今年元宵市场的新宠，被摆放在了显眼的位置。可无论怎样推陈出新，我最想吃的还是母亲亲手包的糯米汤圆。

“星灿乌云里，珠浮浊水中”，因了团圆美满之寓意，早在宋朝时期，吃汤圆就被百姓所推崇，成了元宵节的一种传统习俗并沿袭至今。尽管现在市场上有现成的汤圆卖，甜的、咸的，蔬菜味的任你挑选，可母亲热衷的还是自己磨粉，自己包。她说，只有自己亲自动手，才有真材实料的触摸感，吃起来也更有温度。

以前糯米都是自家种的，二三分地，一年仅一茬，刨去各种损耗，也有四五十斤粮好收。搬去小镇后，土地被流转，

母亲就去粮油店买，碰到不良商家，以陈充新，每次都要悻悻地走上好几回。买来的新糯米她也不着急放起来，而是拿到阳台再晒上一两个太阳，待到春节前，挑个晴好的日子，再拿去磨粉。

馅料也得提前备好，赤小豆加水加糖煮烂，用纱布一遍遍地过滤，把皮和杂质完全去掉。倘若煮得太干吃起来就糙，太水了又不好包裹。所以，这个看似简单，实则也是个技术活。母亲对甜馅汤圆情有独钟，她总说“汤圆一入口，一年甜到头”。不过，从健康角度出发，这种高油高糖的小食实在不宜多吃，七八个足矣，既满足了口欲，又有了美好的寓意，可谓两全其美，甚好！我独独喜

欢肉馅的汤圆，薄薄的皮，软滑劲道，咬一口，汤汁在舌尖打转，怎一个“鲜”字了得。吃过上海的蟹黄包，本地的小汤包，总觉得不及母亲包的肉汤圆好吃，虽馅料相似，但汤圆更胜在皮，因为这其中糅合着母亲的温度。

近几年工作越来越忙，休息也没个定数。本来答应过母亲，元宵节前和她一起包，看来只能食言。好在母亲也不恼，一个人和粉、做馅料、裹汤圆，甜的咸的一字码开，井井有条。

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”待到元宵节晚上，煮一锅汤圆，于浮浮沉沉中，与家人闲坐，边吃边聊，月明人欢，灯火可亲。

